

§ 祕密基地

「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，日有食之」詩經·小雅。

是紀錄公元前 735 年 11 月 30 日發生的日蝕。

希皮無意中看到鐵匠色諾分與恩諾皮德斯從密室中走出來，不禁非常好奇。

這一天，他趁恩諾皮德斯外出時溜了進去。

密室昏暗，往內走去，在拐彎處一不小心與一女子撞個滿懷，兩人都嚇了一跳。

「妳是誰，做甚麼？小心我殺了妳！」希皮趕緊從女子後面抱住，摀住她的嘴。

「我是阿芙蘿，你又是誰。怎麼進來了？」

兩人都是偷偷進來的，都心虛得很。

希皮一聽是阿芙蘿，趕緊放開摀住她嘴的手，一不留意 一隻手竟握住阿芙蘿的酥胸，鼻子中聞著身邊少女特有的體香，下半身竟不知不覺脹了起來。

「嗯…」酥胸一陣酥麻…阿芙蘿不敢作聲。

阿芙蘿與恩諾皮德斯因政治結合，老夫少妻，總覺得缺少了甚麼。

看著希皮寬厚的胸膛、偉岸的身軀，早已綺思幻想。

此刻被希皮粗壯的手握住酥胸，又是羞澀又是期待，身軀不由自主地往後貼了過去。

希皮經過安媞希亞的調教對男女情慾已是老手，此刻抱住阿芙蘿柔滑細膩的少女身軀，溫暖滑嫩的酥胸在握，又聞到阿芙蘿少女體香，不禁心中一陣激盪，慾火高漲。

希皮手忙腳亂地想收回那不該觸碰的手，可黑暗像一層濕熱的幕布，遮住了退路，也包裹了彼此。阿芙蘿卻沒有退開，反而輕輕笑了，胸口緊貼他掌心，微微起伏。

「嗯…你這樣捂住我的嘴，又這樣摸我…」她轉過身來，靠得更近了，唇幾乎擦著他耳垂，聲音濕潤得像從水裡爬出來似的，「你確定不是故意的？」

希皮喉頭乾得發燙，耳根紅得快要發光。他想說話，但她忽然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反手按回她胸前。

他渾身僵直，卻無法移開那隻手。那柔軟與熱度，像火一樣，透過手掌往心口竄。他原以為自己能守住距離，沒想到只是一次誤觸，就讓他身體先背叛了理智。

阿芙蘿察覺到他的遲疑，輕笑一聲，抬起頭，鼻尖貼著他下巴。

「這麼硬……這是劍？還是……？」

希皮喘得急促，低聲說：「我知道妳是斯巴達的密探……這樣做有什麼好處？」

「沒有好處啊。」她伸手緩緩滑過他腰間、胸前，然後攀上脖頸，將唇貼到他耳邊，「但我今晚本來就是來偷的……你若不說話，我就偷你的身；你若願意，我也許就連心一起拿走。」

她的手已經探入他的袍內，指尖滑過胸膛，描畫著他體溫攀升的軌跡。

他倒抽一口氣，終於受不住，一把抱住她。

「我不信你，阿芙蘿……」他壓著聲音說，手卻已經開始撫摸她赤裸的背脊，「但我今晚……也無法抗拒妳。」

「那就別抗拒。」她笑，已經踮起腳尖吻上他唇。

兩人在黑暗中貪婪地擁吻，唇舌交纏，像兩條火蛇盤旋。

他拉開她的衣襟，她也毫不猶豫地伸手探向他下身。衣物紛紛落地，聲音輕微卻急促，像火星落在羊皮紙上，轉瞬燃起整間密室的熱度。



她壓著他坐倒在星象儀旁的矮榻上，雙膝騎上他腿側，低頭貼著他胸膛，吐氣如蘭。

「你知道嗎……在斯巴達，男女交合是一種武技，像打仗，要看誰先攻誰後守，誰先輸……或誰先求饒。」

「我不會求饒的。」他抓住她腰間，埋首吻向她胸前。

「那就看今晚……誰先叫出聲。」她輕笑，坐了下去。

阿芙蘿一騎上來，笑意未歇，卻突然發現原本那個臉紅耳赤的希皮，神情變了。

他不再閃躲、不再僵硬，反而像一頭潛伏已久的獅子，慢慢睜開了眼。

他一手穩住她纖腰，另一手順著她背脊滑下，指尖劃過那渾圓緊實的曲線，如同熟練地勾勒幾何體的完美弧面。不是試探，而是掌握。

阿芙蘿一怔，嘴角微張：「喔？你忽然……變得厲害了？」

「妳以為我只會畫圓和證明？」他淡淡一笑，忽地一翻身將她壓在身下，手肘撐地，眼神炙熱如火，「我可是安媞西亞親手調教過的男人。」

他低頭吻住她，那不是年輕男孩急促粗亂的吻，而是層層攻掠的圍城戰術。

他的舌頭探入她口中時，一邊的指尖也正好滑進她兩腿之間，準確地尋到那濕潤柔嫩的祕地。

「妳濕得太快了。」他咬著她耳垂低語，「這是妳慣用的勾人手段？還是真被我弄得這樣？」

阿芙蘿喘著，想說話，卻在他手指深入那瞬間，呻吟被堵在喉頭。

他不給她反應的空隙，一路吻下，舌頭掃過她脖頸、鎖骨、胸口，直到雙唇含住那微顫顫的粉紅乳尖。她的雙腿已纏上他的腰，身體顫如弓弦。

他抬頭看她一眼，那眼神不再是學者的冷靜，而是完全的、赤裸的掌控。

「別以為妳在誘惑我，阿芙蘿，」他一邊低聲說著，一邊進入她身體深處，
「真正的主導權，從我吻妳開始，就已經不是妳的了。」

阿芙蘿瞪大眼，啊地叫了一聲，渾身緊縮。他的衝刺有如方陣推進，每一次撞擊都帶著規律與力度，不急不緩，卻讓她很快崩潰得無法招架。

「慢、慢一點……你……怎麼……這麼……」

「妳不是想偷走我嗎？」他咬住她脖子，動作更深更重，「那就讓我先奪了妳。」

她終於放聲嬌喘，指甲抓上他背脊，整個人在他律動中化成柔軟波浪。

那不再是間諜與數學家的對決，而是男人與女人，身體與身體，在火與汗中交織燃盡。

密室無聲，只有肉體拍擊與交合時的水聲，一波又一波，將星象儀下的夜晚，推入最原始、最赤裸的律動。

阿芙蘿早已濕得不可思議，她原以為自己見過足夠多男人，早就能遊刃有餘，但此刻的希波克拉底，動作卻讓她毫無招架之力。

他不像情場老手那樣急著取勝，而是像個雕刻家，一刀一刀精準掌握她的敏感與極限。

他低頭看她，汗水沿著他結實的胸肌滑落，落在她胸脯間。

阿芙蘿渾身濕透，頭髮黏在頸側，雙眼迷離地望向他，像是要說話，卻被下一次更猛烈的貫入逼出一聲高叫。

「那裡…你怎麼知道…啊…在那裡……」

「安媞西亞教的不只是手勢與角度，」希波克拉底喘息著說，語氣卻冷靜得像在講解數列，「她教我聽呼吸、感知脈動、計算快感攀升的節奏。」

他猛地拔出，再俐落地轉身將她翻了過去，讓她跪伏在榻上，雙膝打開。

他的雙手死死捏握住阿芙蘿纖細的腰枝，發力的深插淺抽，大腿有力的撞擊著阿芙蘿雪嫩圓潤的臀瓣，發出「啪…啪…啪…」的響聲。

密室中充滿婉轉靡靡之音，與淫水體液騷氣。

他扶著她的髖骨，每一下都深、準、毫不留情，像一場數學精算過的震盪。

他能感覺到她裡頭緊縮得誇張，那是極度的快感催出的收縮，是她身體誠實地臣服。

「你……你這樣會讓我……不行了……我……快……」她說話已經破碎，雙手死死抓住榻邊，指尖發白。

希波克拉底低頭咬住她後頸，像在做最後的標記，「來吧，阿芙蘿…妳不是來奪我？現在讓我看妳怎麼崩潰。」

她的身體一陣顫抖，整個人像是被火舌捲住，腿一軟，整個人幾乎癱軟在榻上。

「還沒完。」他低語，將她抱起來坐到自己腿上，讓她反身面對他，仍未退出。

「你……你還硬著……怎麼可能……」

阿芙蘿虛弱地笑了，汗水與愛液淌得滿腿都是，「你是男人……還是……野獸……」

「是男人。被妳挑起來的野獸。」他咬著她耳垂，開始在她體內緩緩挺動。

這姿勢讓他每一下都能頂到最深處，阿芙蘿癱在他懷裡，只能隨著他的節奏起伏。她雙腿無力，頭靠在他肩上，呻吟像浪濤一樣斷斷續續。

「我……要來了……希皮……我不行了……我真的不行了……」

「那就來吧。跟我一起。」

他雙手環住她，全身一震，終於將火熱的精液射進她體內，那一刻，他整個人都埋在她胸前，與她的喘息同步。

他們緊緊交纏著，一動也不動，只有呼吸在黑暗中起伏。他吻了吻她的肩頭，阿芙蘿閉著眼，低聲笑了。

「你真不是個數學家…你是個騎士…戰士…還是什麼更可怕的东西…」

希波克拉底沒有回話，只是把她緊緊抱住，手還沒鬆開，像還未盡興。

…夜還長。